

责任编辑：鄢子和 排版：邹婧

电话：89090338

寂寞龙潭

□杨荻

后，眼前又打开了一重秀丽绵长的宽沟大壑，满目是葱郁的、丰满的山色。从茂密竹树的空隙，偶尔可以窥见下方沟底有一条几近千涸的溪涧，溪涧两旁密密麻麻的丛林里，可以隐蔽下一支十万大军。在溪涧上游，远处峭立的山崖顶，立着一座小亭。亭下山崖的“龙潭背”三个大字渐渐清晰起来。小祝说，那儿便是龙潭。

龙潭背下，三眼青黛潭水遥望如镶嵌在崖壁的温婉玉石，这是千百年的涧水在坚硬岩壁上不断冲撞、啃噬、挖掘形成的三个幽深洞窟（状如深井）。整条峡谷刀劈斧削，变幻莫测，险象万状。山崖上杂木丛生，古藤缠绕，走兽也望而生愁。在人定胜天的年代之前，这里是湍流撞开危崖捆缚、封堵的唯一路径，天长日久，峡谷被水流咬得千疮百孔，伤痕累累。龙潭让人想起柔弱胜刚强的素朴智慧：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

一路引领我们的蜿蜒渠水像一条青蛇钻进山崖之中，我们离开渠道，沿着绝壁凿出的石径攀上龙潭背，柱子红漆剥落的荒凉小亭——龙亭跃入眼帘。站在亭上回望，群峰回合，冈峦连绵，亭子一侧，短墙上书“龙宫深处”，字迹已经暗淡。离开亭子，穿过山洞，就是残败的避暑招待所，锁着门，空寂无人，只有墙角的野花肆意疯长，好似阴郁女人诡秘的笑容。随后又发现几幢古旧的建筑。这些建筑叠加在逼仄的崖坡上，酷似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城堡。在寂寥的城堡中心，我们遇见一个中年男子，姓赖，是电厂的职工，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，今天只有他和另一人值班。赖师傅告诉我们，这里本可以食宿，但是管事的人上山去了（是从坝后的水库坐船出去的）。他帮忙打了通电话，说今天回不来了。天已黄昏，一抹夕光打在远处峰顶，有些回光返照的意味，想想返回的道路，不禁不安起来，又问赖师傅是否可以到龙潭村借宿，赖说，去村庄的路隐约难辨、崎岖难行，村里又多是老人，不一定有住处。看来，只有原路返回。

高墙下就是麻阳一级电站，正在发电，嗡嗡嗡的电机声和哗哗哗的水流声笼罩着整个峡谷。下到谷底，过一座小桥，拐个弯道，龙潭水库的巍峨拱坝屹立眼前。石砌拱坝高达四五十米，仰望像一道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城垣，黑褐色的立面上两道水痕清晰可见。岁月的流逝使得大坝与两侧的苍苍山崖融为一体，演化成自然的一部分。站在坝下，我想象着坝后深远淼茫的水域，那儿有没有一叶晚归的扁舟？

沿着水渠往回走，不久看见山涧与水渠的交互闸门，从电站流出的尾水被逼进水渠，开始漫长的行程，涧里则是大片连绵的岩板，低洼处汇聚着一个个晶莹小潭。绕过一座孤零零的小屋，渠水钻进隧道，脚旁，芜杂的榛莽中显露出一座观龙亭。亭子残破芜秽，积满垃圾。亭子下方峭岩直立，景象诡怪。我独自沿着陡峭的台阶一步步往下挪，先是看见栏杆外的一个竖洞，洞身最窄处只容一人，洞壁爬着黄绿的苔藓。扔下一颗石子，很久，才传来“噔”的一声闷响，洞底竟然有潭！盘绕而下，进到岩穴，光线变得异常昏暗，耳际有低沉的、细碎的瀑布声，攀上一块巨石，我发现自己站在深潭的上方。潭不大却深不可目测，不见天日，潭水泛着点点微光，像一只神秘之眼；在它上面的石罅中，一股水流跌入潭里，发出孤寂的声响。这就是龙潭的喉咙？或者传说中的地狱之门？我害怕崖壁后会突然闪出一个黑影或伸出一只手！缓缓转过身，面前一根硕大的石柱，撑着上方的亿万吨巨石，石柱与岩壁的缝隙中，借着相机的闪光，石又远远看到有个狭长的水潭。它与上方小潭落差不大，它的尽头有一点天光透入。这是两泓隐藏在山崖内部的暗潭，看来，这就是龙潭或龙宫了。此时，如同置身于迷幻的地宫之中，一股森森寒气直冲头皮，我飞快地离开这神秘莫测之地，当我逃上层层叠叠的阶梯，回顾下方，依然一片空洞死寂。

夜色已经从各处洞穴源源不断释放出来，这是自然力主宰的夜晚，混沌未开的夜晚，大山黑沉得像一块古墨。脚旁的水流偶尔撞击着山崖，翻出一个波浪，发出一声呜咽，还有山林里的宿鸟，发出异常清晰的啾啾声，除此之外，就剩下我们窸窣窣的急促的脚步声，显然带着某种焦虑。世界已经完全安静下来，变得迷离恍惚，它像一只黑箱子，把一切都收拾进去。离开水渠，是那道陡坡，我走走停停，来到那个小山坞（白天看到过荒坟），天已经全面黑下来，像一张绵密无缝的天网，而我们则像网里慌乱冲撞的游鱼。道旁衰草萋萋，浓密的柏树林已经黑成一片，恍若面临隐藏着什么，阴森可怕。我气喘如牛，浑身虚汗，想就地坐下，我深切感受到肉体是灵魂不可承受之重。李桑说：这是——我一辈子——走得——最累的——时候，也是走得——最慢的时候！小祝却拼命

中国历史名城·人文武义



浙中，武义南部。气象万千的仙霞岭山脉，伟大壮阔的崇山峻岭。漫山遍坡的苍黄或青翠的竹海林涛，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势不可挡地磅礴汹涌而来，汇聚成一连串巨大的绿色漩涡。麻阳，就位于某个漩涡的中心，三条绵延山谷的交汇处。山民的屋舍高低错落 在一条乡间公路的两侧坡地，让人想起日子的长久和散淡，除了远处飘过一个无声的身影（也可能是一片云影），不见什么动静；高坡上，一棵孤独的、高挑的黑色柏树，远跳像一个日夜伫望的身影，冷寂的公路边码放着成堆成堆的去皮杉木，有些已经锯成层层叠叠的木板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新鲜好闻的山林气息。我们抵达是正午时分，天空一副阴晴犹疑不定的表情。一只狗，低头嗅着鼻子，充满失落地沿着溪畔跑过。村庄与覆满毛竹的陡峭山坂之间，一条弯曲的溪流因为挡水坝的收束变得平静而清莹；在溪流上游的田畈，大片的油菜地激情开始消退，金黄色簇已变得稀疏，湿润泥土上落满星星点点的花瓣。菜地边缘的山麓，前行的公路静寂地划了半个圆弧，无声地消失在山峦背后，去了未知的幽深之地。

四月，是一个复杂的季节，深山之中残存着凄冷的氛围，似乎冬天依旧蛰伏在某一道溪谷中，但是，溪边野火般噼噼燃烧的山花表明：春天的猎猎旗帜已经插在了这儿。

麻阳村，隶属白姆乡，它是源口水库上游一条狭长山坞里一个较大的聚落，分为外麻阳、中麻阳和里麻阳，三地人家沿着河谷断续相连，或者隔溪相望。那些缠绕着藤萝的歪斜老树、积满陈叶的黑色瓦垄、被雨水冲刷出道道凹槽的黄土墙以及麻石镶砌的起伏村道，都让人深深地感触山里岁月的无限悠长：一个活得太久的老人不再苍老，内心再也波澜不惊。我有一种幻觉，那个叫孟浩然的诗人昨夜写就《宿武阳川》（“川暗夕阳近，孤舟泊岸初。岭猿相叫啸，潭影自空虚。就枕灭明烛，叩舷闻夜渔。鸡鸣问何处？风物是秦余。”）并于清晨刚刚乘一叶小舟消隐于青山绿水间……。在麻阳古老的屋檐下行走，我似乎触及过岁月的禅机，一种恬然的宗教意蕴笼罩于山川之间，让人神思邈远，趋向空明。我走过溪上造型奇特但已黯然失色的水泥老桥，走进与禹王庙遥遥相对的基督教堂，一群老人在正在咏唱着赞美诗，他们沉浸在自己祥和的内心世界，脸上闪着生动的光泽。我走出教堂的拱门，一缕阳光像一把利刃从灰黑阴霾的缝隙刺出，淡淡地照着山野，似乎那就是上帝的光辉。

位于麻阳村口山嘴的麻阳三级水电站发出呻吟般的嗡嗡声，电站西侧那条灰白道路上空无一人，看上去一直在默默等待着我们的到来。水渠汨汨流淌着清水，涧边空地，绿树丛中，掩蔽着横七竖八的几幢陈旧楼房，好似某个废弃的遗址，五六棵雪松高大挺直，树下绿草茸茸，氛围阴郁。谷底就是麻阳二级电站，水轮机房后面，一支巨大的输水钢管斜靠在山坡上，仰望，给人以极端的视觉震撼，水管边上铺设的陡峻石级结着厚厚的苍苔，它一直通向天空深处，听说有一千级，号称步云梯，攀登石梯可以到达山腰的水渠。因为山势危险，我们选择了另一条山径，在旁人指点下穿过电站里侧的麻阳精密铸造厂。铁皮搭建的简陋车间里机声轰鸣烈焰熊熊烟尘弥漫异味刺鼻——头藏匿于深山腹地的工业怪兽，使人惊恐不己。我揣想，在古代，这里应该是逍遥诗人的一处隐秘的别业，或者是逸人处士的岩栖所在，然而现在它吞吐着钢铁、废渣、毒气和浓黑的烟雾。焊、锉、削、凿、敲、铲、切、磨、锻，这些动词发出的交响不绝于耳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时代，技术和利润无孔不入，水泥和钢铁无孔不入，大地已无净土，一边是制造，一边是毁灭。慌不择路逃出厂房，沿着溪涧上行，前面已是上山的古道，一个中年山民正走下最后一级石阶。向他探问行程，他望望天色，说下午来不及返回了，要在山里住上一宿。这是条人迹罕至的小道，山路坎坷不平，乱石累累，不少山石依然有着锋利的棱角，山腰路侧就是悬崖陡壁，深不可测，让人胆寒。让人惊艳的是大棵农妇般健旺的杜鹃，枝头簇拥着火红或紫色的灼灼花朵，远望像大山跳跃的精灵，分外耀眼。转过一道峰峦，深壑里涧水的轰鸣突然洪亮起来，反衬出丛山的僻静，眼前无数的青黛峰峦奔突、攒聚、高耸，似排天的巨浪，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。飞湍瀑流争喧豗，砅崖转石万壑雷。”翻上一道山梁，道路折向一道漫长的斜谷，涧水在乱石缝里无忧无虑地欢唱畅吟，山坡上长满芜杂深密的茅草，景象非常荒蛮。

水渠是猝然出现的，一渠着水，从大山的隐秘部位源源涌出，沿着山腰蜿蜒而去，它平静地奔流着，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同行的小祝说，这是穿越山岳腹心的龙潭隧道，长有一公里，以前可以躺在小船上顺着铁索拉

过去，水浅时也可以趟水而过。在岩洞口，果然看见一根绷直的铁索，伸进黑黢黢的深洞里。眼下渠水丰盈，穿洞而过绝无可能，只有翻越山岭。攀上一处隘口，后面是更高的山峰。有飘忽的人语从树林后传出，我们终于遇见一群山民，两个背着晒簟的孩童、三个进山扫墓返回衣着俗艳的妇女、两个挑着鲜笋气喘吁吁的汉子以及一个肩扛一升厚木板的中年人。站在岭口眺望，层峦叠嶂，气势雄浑，这是记忆里某幅国画大师描绘祖国壮丽山河作品的局部。谷底（恰如巨大漏斗的底部），可怜地蜷伏着一个微小的村落，那是坞驮畈。向挑笋山民询问里程，说很快就到了。果然，刚刚翻过岭口，就听见绿豆子般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随后看见林隙的袅袅青烟——我以为那就是龙潭村了！下坡的石径窄、陡、滑，两旁长满绿森森的柏树，过柏树林，是一个小山坞，围着几块荒芜的水田，路边有一座凉亭，亭后是两个上坟的山民——路边就是一座老坟，刚培了新土，挑着苍白纸钱，他们刚刚祭奠完准备回龙潭村，我才知道龙潭村还在下面的深渊。山路急转直下，我们跟着他们一路下行，眼前又是斧削般陡峭的崖壁和蓊郁的灌木。来到一个山洼，耳朵灌满密集的泉声，山涧旁是起伏的茶园。那两个扛着锄头提着柴刀的山民停下了脚步，其中头发微卷面容朴厚的山民说，龙潭村在下方的峡谷里，还有好些路，而去龙潭则要顺着山腰的水渠走。他又善意地提醒我们，返回麻阳来不及了，到时可去龙潭村借宿。摆手告别，看着他们越行越远，不久变成两个颤动的黑点。

很快，穿山水渠又出现在眼前，它沿着山腰蛇形盘绕。要是二流诗人看了，或会感叹这是条游移的长龙（从这个角度讲，龙潭名实相符），或者勒着大山的一根绿腰带，而 I 想起毛主席的豪言壮语，想起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想起红旗渠。最奇妙的是人的构思，最伟大的是人的意志！麻阳一、二级电站之间的盘山渠道长达十华里，一条笨笨不驯喜怒无常的青龙被牵着鼻子绕山穿洞，彻底改变了走向，这不是一流诗人的浪漫主义作品又是什么呢？水渠是从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，里侧是直立的崖壁，外侧是百仞深谷——我曾瞥见脚下的绝壁上悬挂着一绺银白的细瀑，距离太远听不到响声。险峻的地段岸堤旁安装了水泥护栏，即使如此，我的内心依然战栗不安，仿佛行走在摩天大楼的边缘，一失足就休矣。行到灌木稀疏的路段，俯视山谷时，我会不由自主地矮下身子，右手紧紧攀住栏杆，更多的时候我并不四处张望，只是盯着渠水，让它平息我剧烈的心跳。看来，我有强烈的恐高症。碧绿的渠水像一匹细长的绸缎起伏滑动，它被一种无形的力量（比如说道）推动着，沉稳向前。渠壁隙缝中挤着菖蒲之类的喜阴植物，沾着苍苔，有一种罕见的紫红野花，像一群蛱蝶叮在湿漉漉的崖壁上。举目四顾，青山寂寂，莽莽苍苍，不闻人语回响。这又使我产生一种错觉：这绝非人力所为，这是神离开前留在大地的作品。

绕过几个山弯，出现一座跨在深切沟壑上的渡槽。渡槽由块石垒砌而成，形似一截城墙。在这儿，一条支渠通向更幽寂的山坳。沿着支渠走，在峰峦转折的偏僻处，建着一座微型水闸，闸后一泓小潭，潭水清冽无比，潭底的粼粼卵石历历可见。走进隐蔽的山坳，潺潺的水声回荡在空谷中，一摊摊的野花像喝了太多的琼浆，瘫软在地上。坐在光洁的溪石上静听泉声，仿佛进入了山水名篇《小石潭记》那悄怆幽邃的意境。倘若山水有灵，它应该期待着知音，譬如，永州秀丽的山水，在遇见柳子厚之前，是寂寞的，不是吗？

山谷邈远，不敢贸然进入，我们匆匆返回。渡槽的尽头是一孔引水岩洞，像大山的一只鼻孔。沿着台阶攀过山崖，继续顺着迤迳的渠道前行，它扭曲得愈加厉害，俯视谷底，越来越深越远，其中的羊肠小道细如一截麻绳。万绿丛中一点红，那是一个红衣的村妇在下面采茶，而那两位山民兄弟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走走歇歇，翻过一道山脊，远远看见了幽闭在深壑中的龙潭村，两条山涧在村口汇合，穿过村子。溪涧两边，散布着火柴盒似的黄色泥房，村道上有两个蚂蚁般的身影在蠕动。龙潭村被竹树蓊郁、高插云霄的山峰重重围困动弹不得，也令人担心，只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滚滚山洪，这个弹丸小村会消失得全无踪影。闭塞的龙潭村依旧不通公路，鲜笋、茶叶、山果、木材等依然只能靠肩挑手提出山，这里也没有手机信号。龙潭村是个另类，一个最后的部落，还在自行其是，它的结局是无。远远眺望，我们与它至少隔着几十年的时光距离。龙潭村外高山互为犄角，纵横交错，状如迷宫，要下到村里也非易事，可望而不可即。翻过一道小岭回到水渠，看看村庄，就已消隐在翠屏似的峰峦背

诗 2 首

□周寿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

谁不想走向斯德哥尔摩，从卡尔十六世·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的金属奖章。七十多座桥梁连接着十四座岛屿和一个半岛，仿佛这是一座高阶魔方的城市。在坐落着中央车站的老城，白日跟以往一样短暂，神秘之光将在冬季出没。东长街和西长街横贯整座沉睡的岛屿，在沙丘巴登，康有为回忆那场失败铭心刻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新的胜利，而历史正在洗刷悲剧。年轻的艺术家们聚集在南部的索德玛尔堡街上，围绕着自己的恒星运转。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沉的需要，我们才明白真正的旅行在于寻找自我。

奥斯陆精神

奥斯陆来自两个词语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草地；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，没有比它更古老的城市。群山与原野环抱着它，温带阔叶林交相辉映；穿过福罗尼尔公园，仿佛走向一个雕塑的世界。我们熟悉易卜生，就像他是一个中国人；汉姆生和温塞特至少在诺贝尔文学奖中现身。由弯弯曲曲的路径，爱德华·蒙克沉着脸离开这里，搬到巴黎，但今天的奥斯陆只有明媚。易卜生书房桌前仍然放着一个地球仪，世界已经认识挪威，因为奥斯陆开拓了人类的精神。